



2009

最适合中学生阅读

ZUISHIHEZHONGXUESHENG YUEDU

随笔

SUIBINIANXUAN

侯岩 王国华 主编

2009

年选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9

最适合中学生阅读

ZUISHIHEZHONGXUESHENG YUEDU

随笔

SUIBIMIANXUAN

侯岩 王国华 主编

2009

年选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9 最适合中学生阅读随笔年选 / 侯岩, 王国华编.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9. 12
(2009 年最适合中学生阅读年选 / 汤吉夫等主编)
ISBN 978 - 7 - 5385 - 4291 - 2

I. ① 2… II. ①侯… ②王… III. ①随笔—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1563 号

2009 随笔年选

策 划	李文学 刘 刚
主 编	侯 岩 王国华
责任编辑	于德北 王天明 冯晓红 张晓峰 陶 然
装帧设计	李岩冰 张 洋
内文插图	董晓丽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130021)
印 刷	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85 - 4291 - 2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CONTENTS

追赶汽车的孩子

黄水谣	祝志毅/003
鞋	正 雨/005
乡下的母亲们	周海亮/008
我是你的冤家	马 浩/010
往 事	谢华英/012
牵不住母亲的手	仲利民/014
黑麦穗儿	田成林/020
一毛钱	谢华良/022
想给俺娘做顿饭	庄稼汉/024
书包往事	刘诚龙/026
爸爸的拖鞋是一艘船	周华诚/030
男人的父亲情结	陈志宏/034
追赶汽车的孩子	王 爽/036
唱 票	庄桂良/038
听孩子说话	张洪浩/039
烧知了	冯传友/041
站柜台的女孩	黄蕉风/044
买瓜记	刘 郎/047
穿短风衣看云的女孩	马永波/049



每年中秋

纪洪平/051

“蜜蜂”牌缝纫机

于柏秋/055

依然的橘树

于德北/058

生命中的创伤

生命中的创伤

蔡 成/061

麻雀

尚建荣/063

在某些夜里疼痛的片段

包利民/067

我们的身体

周 伟/070

真相在你所不知道的另一面

陈志宏/074

十 年

大 江/077

无巧不成书

阿 滢/079

担水的女人

宋永裕/081

家里住着蛇

易水寒/085

绿房子

矫友田/087

1992年夏天的油画

矫友田/089

对岸的温暖是我的天堂

每一块地都有一个名字

马国福/093

安身立命的土地

曾纪鑫/096

背篓谣

吴佳骏/098

对岸的温暖是我的天堂

影 子

方言河

我家的老房子

清明的猪和猪的清明

人生拾荒者

空间距离 催生悬想

故 土

清凉江

包利民/102

王月鹏/104

马国福/111

林瑞声/114

周 伟/116

晏建怀/122

伍立杨/125

李兴濂/127

王国华/129

知识面前永远谦卑

知识面前永远谦卑

我最敬佩的好学者

书柜成长史

“《西游记》是谁写的？”

读史的收获

食读，性也

满手中文

读书札记

魂牵梦绕孙悟空

旧书不厌百回读

意气风发少年时

百科全书之恋

林瑞声/137

鄢烈山/140

冯传友/145

王 晖/149

李伟明/151

罗文华/154

王 晖/158

葛筱强/160

王恩亭/167

介子平/169

袁 滨/171

张洪浩/174



在雨天和海明威相遇

高维生/177

卢梭的大号画笔

高维生/179

走过的地方都是故乡

壮美的古城堡

曾纪鑫/185

蒲松龄的幸福生活

阿 滢/188

柳州那座祠

李伟明/190

感受周庄

正 雨/193

漫山的熊巢

古清生/195

绍兴故居

沈世豪/198

冬日北溪

李英霞/204

流连于秦汉唐遗迹间

齐 霁/206

过下邳

姜珮敏/211

英雄不死

仲利民/213

走近向海

林 岩/215

重庆即小面

朱晓剑/217

最近的与最远的

五柳千夫/219

潮汐海流分寒暖

徐 智/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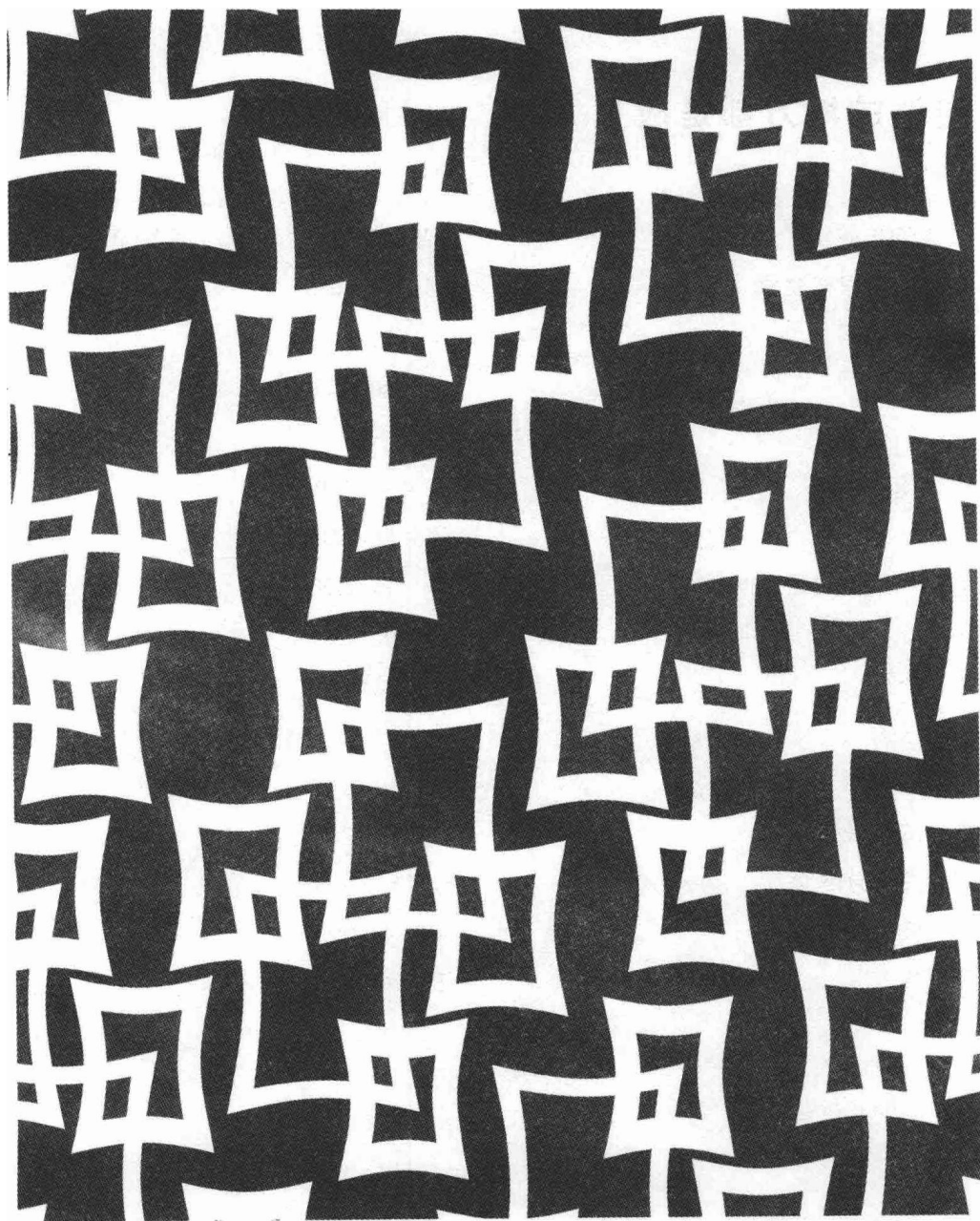
一面坡的理想

马永波/223

广昌莲

任林举/226

◇ 追赶汽车的孩子 ◇



黄水谣

文/祝志毅

“黄水奔流向东方，河流万里长。水又急，浪又高，奔腾叫啸如虎狼。开河渠，筑堤防，河东千里成平壤。麦苗儿肥啊，豆花儿香，男女老少喜洋洋。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殃！奸淫烧杀，一片凄凉，扶老携幼，四处逃亡，丢掉了爹娘，回不了家乡！黄水奔流日夜忙，妻离子散，天各一方！”

土炕上，母亲一边絮着棉衣，一边小声地哼唱着。母亲不识字，可喜欢哼歌。每一首歌，都被母亲哼得支离破碎的。可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哼得最好的，而且在我的印象中最深的能够叫出名字的，就要数这首《黄水谣》了。可我又仿佛觉得这首歌里边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节都好像一把尖刀、一根针在刺痛着母亲的心。母亲哼着哼着，时常戛然而止，然后望着小时候的我，望着我家前面那连绵起伏的土岭，总要长长地叹出一口气来……

母亲的命很苦，七八岁时就和父母离散了。几番周折，母亲从石家庄来到了沈阳“育婴院”，后来又被一对好心的夫妇买去，做了女儿。

一天，母亲和邻居家的孩子玩儿，说出了自己父母的名字……回到家被养父母狠狠地打了一顿，又告诉母亲说：“你的父母是打日本人的，如果你再说出他们的名字，我们都得受你的牵连，被日本人砍头的。”那一年母亲还不满十岁。也就是说从那天以后，我的母亲就再也没有和别人提起过自己的身世。到后来，竟完完全全地把自己父亲的名字忘掉了。

因为战争的灾难，这对夫妇带着我的母亲逃到了长春，后来又到了乡下，母亲才和父亲结了婚。我的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对母亲的养父母十分孝顺。虽说家里穷，活很累，可母亲知足……记得那一年，母亲的养母临



咽气时告诉我的母亲说：“你的家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宁晋县，你父亲的名字叫田大泽，母亲的名字……”还没有说完老人就咽气了。我的父亲一下子呆住了，父亲和母亲的日子过了十几年，竟不知道二位老人不是我母亲的生身父母……母亲抱着我哭成了泪人……是啊，我们这个家，的确应该感激这两位好心的可敬的老人。因为，有了这两位老人，才有我们家的今天。是在他们的呵护下，我的母亲才熬过了那个战乱的年代……

1978年，父亲母亲带着我坐上了去往石家庄的火车……事情很快有了着落，听公安局的人说，我的姥爷姥姥已不在人世了。我们买了许多纸钱，坐着公安局的吉普车，来到了一座特大的坟前，同我们一起来的人告诉我们，这就是我姥爷和姥姥的坟墓，坟旁立了一座很高的石碑，母亲一边烧纸，一边放声地哭了起来，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母亲这样地哭过……听说我的姥爷姥姥都是打日本鬼子时，牺牲在战场上的……

我们回到了家，每到年节的时候，母亲总要给姥爷姥姥烧纸。有一天，母亲说她梦见了我的姥爷和姥姥，说他们很威风，收到钱很高兴地来看我们了。听后，我有些害怕……大约过了两年的光景，石家庄市公安局来信了，说前两年找到的并不是我的姥爷和姥姥，又说以后的日子里，派专人去找。可后来我和父亲母亲去了几次，仍没有一点点的头绪……

如今，母亲的头发已经全白了，我也有了一双儿女，这两个孩子，每到周末，总是围着他们的奶奶又蹦又唱的。母亲好开心，笑完了总是说：“这两个孩子命好……”说着说着，母亲就要哼起那首《黄水谣》了……

虽说母亲已没有我小时候哼歌的那种神情了，可这首《黄水谣》已经深深刻在了母亲的心里。在夕阳下，在皱纹间，向我和我的儿女们展现。



阅读启示

上一代的回忆，总有着无尽的岁月痕迹；注目那些痕迹，我们便可感受到时代的流转。

鞋

文/正 雨

我一生里，共穿破了十八双布鞋。在我二十一岁读大学二年级后，就再没有穿过布鞋了。确切地说，再没有穿亲人们亲手做的布鞋了。

也就在那一年，我在学校用勤工俭学的钱买了一双回力牌运动鞋，是白色的，底子特别厚，也很软，我第一脚踩在坚实的土地上，心里就有了蓬勃向上的感觉，心情十分畅快，总觉得有一种饱满在支配着我。

但是，我永远也忘不了那穿布鞋的记忆。

每穿上一双新布鞋的时候，我喜悦的心情就被恐惧支配和占领。每到大年三十的晚上，奶奶早早地把一双崭新的布鞋整齐地摆放在我面前，让我脱下那双早已钻出几个“舅舅”（当地人把鞋头被脚趾磨出的破洞称作见了“舅舅”）、鞋底磨了两个大洞的破布鞋。看着奶奶那布满慈祥皱纹的脸和一双温暖关爱的眼神，四岁半就失去母亲的我心里就充满了无尽的感激之情。

我是被奶奶一手抚养长大的。一双布鞋从攒破布、打浆糊、背壳子、定鞋样、纳鞋底、做鞋帮到求下院老太爷上好、植好，先后要经过十二道工序才能完成。这一双新鞋做好，真不知倾注了奶奶的多少心血啊。在每人只供应二尺布的统销年月，做一双鞋所需的五寸鞋面布也是要历经许多难心才能买得到的。每次听说商店要供应黑条绒、青面布，人们就半夜起来排队，可拥挤挣扎一天有时也不一定能用布票买来。至于纳鞋底更是艰辛，从街市上买来麻片开始，要摇着“手车子”一下一下打成麻绳。每想起夜半时分奶奶顶着一盏昏暗如豆的煤油灯十分吃力地一针一针纳鞋底，我的心里就充满了揪心的疼痛。在昏暗冷寂的油灯下，奶奶那巨大的黑影遮掩了半间屋子，昏暗孱



弱的身影在漆黑发亮的墙壁上摇晃，寂静的夜里那刺啦、刺啦的纳鞋声显得格外清晰，它让我幼小的心感觉到生活里浸透了无尽的惆怅和艰辛。当我从满天星斗的寒夜上完厕所咚咚地跑回屋子又钻进被窝时，奶奶依然如一尊雕像，在黑暗和灯光的交融里晃动，我被拥融于一种亲情之中，不由地，一痕泪水就溢出我的眼眶。

奶奶每晚是什么时候睡的，我就知道了。因为，在那年月，奶奶做鞋，不光是给我们一家四口人穿，她还要做上七八双鞋背到偏僻的农村换回粮食养活一家人。在当时，这不啻是人们为寻求生存、不被饿死的一条生路。

每次我费尽力气地往脚上套穿那一双簇新的布鞋，除了高兴之外，那穿鞋的过程更让我心惊肉跳。奶奶常吊在嘴上的一句话：“鞋嘛，越踩越大，鞋不过分，衣不过寸，大过韭菜叶子就穿不成了。”原来，奶奶每次做鞋，她都要让鞋紧紧地套在我脚上，我逐渐长大长野的脚每穿一双新鞋都要费一番工夫和气力。这时候，奶奶就亲手帮我把两只脚像石头一样硬塞进新鞋里去。她先是让我用双手揪住鞋后跟用脚往里面蹬，如果穿不进去，就用一只牛角或木头做成的鞋拔子插进脚后跟和鞋帮之间的缝隙撬着让我的脚硬塞。当脚被强迫塞进那双新鞋之后，我的头上和浑身已是大汗淋漓，两只胳膊和两只脚也已酸痛不堪。

最让我疼痛难忍的是，在外面跑一天或看一晚上社火回到家里时，我已经一瘸一拐的了。脱下鞋后，我发现脚后跟已经磨破了皮渗出了血。这时候，我长舒一口气，顿觉得双脚真正被解放了。以后的几天里，我的脚经受了磨难，慢慢也就适应了这双鞋。

在此后的一年里，这双鞋就始终与我形影不离。每当去地里劳动或下雨时节，我都舍不得穿它，不是提在手里，就是挂在腰间。但是，多数时间，这鞋还是穿在我脚上。一双鞋不到当年的八九月份，底子已经磨透，“舅舅”又出来了。

就这样，一年中有两个月时间，我的两只后脚掌透过穿透的鞋洞而直接走在大地上，有时，我也会找点破布片或者硬纸片垫在鞋底。尽管采取了这

些措施，我的脚还是时不时被刺尖、碎石、玻璃渣子扎伤。但我总觉得，有这么一双鞋已经不错了。因为一些农村的同学常常穿着草鞋，每到寒冬腊月最冷的时间，他们的光脚背上就给冻裂出许多血口。

在那个年月，对于一个人而言，鞋尽管重要，但绝对没有如今社会对“老人头”、“森达”、“三星”等名牌鞋和时尚的崇拜、追求和索取之中，更没有让鞋成为地位、财富抑或身份的象征。

我结婚后，妻子花了二十三块钱，也就是当时半月的工资给我买了一双黑皮鞋，穿在脚上的那一刻，除了我一米八二的个子有了一种忽然高大的感觉之外，更让心底有了一种享受的滋味。这些年来，尽管我穿了许多双皮鞋，但我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奶奶用心血和寒夜的辛劳换来的那一双双布鞋。每次看到写字台上那张穿着补丁裤子和补巴鞋的旧照片，我就觉得在今天我不应该丢弃什么。因为，那是奶奶的心。它镌刻在我的灵魂里。



阅读启示

长辈的一针一线，都在孩子的心中逐渐生根发芽……



乡下的母亲们

文/周海亮

乡下的母亲们，多有一两个在城里打拼的儿女。乡下的母亲们，很少有机会见到他们。

当城里的母亲们扭起大秧歌跳起扇子舞，乡下的母亲们，仍然操劳在田间地头。她们没有退休，没有退休金，没有节假日，没有加班费。生命不息，她们的劳作不息。她们在同一片土地上洒下少年的汗水，青年的汗水，中年的汗水，老年的汗水。春播秋种，她们不肯忽略任何一个节气。

乡下的母亲们，多有一个碧绿的菜园。当儿女们归来又返程，母亲们便会将绿生生的青菜装进蛇皮口袋，作为儿女们回程的行李。儿女们多皱了眉，不要，推辞，却不是因了母亲们的辛劳，而是惧怕一路上太过麻烦。其实母亲们也知道那些青菜值不了几个钱，母亲们也知道这青菜城里到处都有卖，但她们已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必须。看着儿女们将青菜带上汽车或者列车，母亲们眼角的皱纹，便会舒展开来。尽管，当回去，那些青菜们将会烂掉大部分。

乡下的母亲们，经常想念远在城里的儿女们。但她们不说，不外露，只把想念和牵挂深埋心底，一个人默默承受。偶尔她们会给儿女们打个电话，却多是淡淡的语气，几句话说完，电话便挂断了。乡下的母亲们的性格，多是腼腆的、含蓄的、内敛的，甚至是木讷的。她们不善言辞，哪怕是面对自己的儿女。

乡下的母亲们，多不知道母亲节是哪一天。当儿女们从城里打回电话祝她们快乐，她们甚至会红了脸。她们认为那不是节日，在她们心里，只有中秋

和春节才能算做节日。因为这两个节日是应该团圆的，尽管，即使在这两天里，远在城里的儿女们也常常因了各种借口不回家来。不回家来，母亲们也不恼，她们坐在农家小院，忙着自己的事情，想着远在天边的儿女。

乡下的母亲们，多没读过什么书。她们认不得几个字，却拼了全力供自己的儿女们读书。当儿女们终没因读书而改变自己的人生，母亲们又耗尽全力将他们送进城市，送到她们完全陌生的地方。她们不希望自己的儿女们同她们一样生长在乡下，乡下是生存的地方，不是生活和享受的地方。尽管她们知道，从儿女们进城的那一天，事实上，离自己的距离就越来越远。

乡下母亲们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儿女们围在她的身边。她会做出满桌子好菜，微笑着，看儿女们狼吞虎咽。她们的筷子很少去动儿女们喜欢的那道菜，她们知道省下一口，儿女们便可以多吃一口。当一顿饭吃完，当那道菜还有很多，母亲们就会端下去，然后待第二顿，再热一遍，再端上来。在她们眼里，好饭的概念就是儿女们喜欢的饭菜。这里面，母亲唯独忽略了自己。

十几年前我高中毕业，四处求职四处碰壁。可是我仍然赖在城市，每天在别人的屋檐下行走。我怕回到乡下，我怕自己成为如父辈们一样的农人。我在城市里混了两年，终在一个深秋，遍体鳞伤地回家。母亲为我做了一桌子菜，微笑着看我狼吞虎咽。她不提我的工作和前程，她小心翼翼地回避着我的伤口。后来，终有一天，当我再一次离家，再一次鼓足去城市打拼的勇气，母亲对我说了一句话。那句话让我终生难忘。

母亲说，不管什么时候，想回来，就回来吧！家，永远欢迎你。

那一刻我哭了。那一刻，我无法忍住流泪。



阅读启示

无论乡村母亲还是城市母亲，她们对孩子的爱都是无边无垠的，关键是，我们要时时看到。



我是你的冤家

文/马 浩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畏惧父亲，同时对他也很腹诽。

这怕似乎没来由，怨却有因，而今想来，大约是童年时期留下的心理阴影吧。母亲生我时，父亲十九岁。或许他还没有做好为人父的心理准备，猝不及防，一个嗷嗷待哺的小生命如条尾巴追随左右，张口要吃，伸手索穿，生活的重负一下子落到他的肩头，这也许与他幻想的生活场景有些不一样，有气自然要向我撒。

不知父亲何时开始嗜酒的，酒后，我常无端遭殃，大概醉后亦难遣其心头忧。一次，奶奶在锅屋里烙煎饼，父亲从外边醉醺醺地回来，不知因何叫我，我没敢应声，他的无名火腾地窜了上来，踉跄两步，拽过我就打。奶奶闻声跑了出来，护着我，企图阻止父亲，如此一来，父亲的倔脾气就被激起了，非打不可。战火便从我这儿烧到他们母子之间。奶奶护我于身侧，边烙煎饼边与父亲争吵，眼泪簌簌而落，滴到滚烫的铁鏊上，吱吱作响。

那时，家境不好，早晚都是大锅煮稀饭。我常自作聪明，先下手为强，待开锅米沉淀之后，先用铁勺捞一碗稠的，屡试不爽。有一次，被父亲抓个现行，额上被父亲的一阳指点得一头包。还有一年麦收季节，天热难挡，我见小伙伴们都在沟渠洗澡游戏，禁不住诱惑，便把父母不许下水的叮咛丢在耳边，光着屁股就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不巧，被父亲碰到了，他不容我辩解，随手拿起鲜麦秸劈头盖脸向我抽来，细嫩的皮肤上顿时起了一道道血痕，疼得我直蹦，大喊再也不敢了。而今想来，麦秸仍在眼前晃动。

父亲打我时，常听奶奶说的一句话，你们爷俩就是前世的一对冤家。父